



如何点亮一片“有文化”的街区

■ 本报记者 柳森

在上海,南昌路是众多“老街区”中一个特别的存在。它全程 1690 米,不算长,却携带着近代历史的厚重,从不缺少文化名人的身影。它毗邻上海著名商业街淮海中路,与繁华、时尚并行,却始终静谧美丽、从不喧闹。近年来,它不声不响地汇集起一众独具特色的小店,吸引了来自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独立设计师。但情怀难挡高租金与连锁品牌的冲击,街区业态变动不定。

为了提升南昌路的活力,日前,一场名为“活力南昌路文化艺术季”的活动在南昌路沿线拉开帷幕。一系列布设背后,承载着怎样的畅想与追求?可以为上海历史风貌区保护与更新,探寻出哪些新路径?本次活动总策划、同济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朱伟珏教授,南昌路风貌保护与街区振兴委员会成员、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于海教授,将自己的观察、感受与思考——道来。

内生于“认同”的畅想才扎得了根

解放周一:近年来,在很多与南昌路有关的新闻中,都能看到朱伟珏教授的身影:2017 年夏,朱教授带着同济大学社会学系师生联合瑞金二路街道,开启了一场面向 100 多位居民的口述史调研;去年,凭借着对南昌路街区发展前途命运的关切与洞察,您被瑞金二路街道的干部们“相中”,成了环复兴公园—南昌路跨界自治会会长,围绕南昌路街区治理与微更新议题,主持了多场专题议事会;今夏,您联合学界、艺术界、商界朋友一起,推出“活力南昌路文化艺术季”系列活动。朱教授,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又是曾经在南昌路生活的“热心居民”,您是如何为此次活动定调的?

朱伟珏:我和南昌路有很深的缘分。坦白来说,换了若干年前,我可能都想不到,自己会在哪里投入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甚至把她的“命运”作为自己工作的一部分。可能真的是怀揣着一种“乡愁”一般的深情吧。因为情感的支撑,我在这里花的时间越来越多。越是参与、投入,我对自己在这里的工作愈发怀有敬意、愈发希望自己能够做得更好。

在南昌路举办“文化艺术活动”的想法萌生于去年秋天。当时,一些朋友告诉我,在国外一些类似南昌路规模的老街区,会通过举办文化艺术活动的方式,来打造当地的“文化名片”。通常,他们会将当地的商业设施、艺术展览设施与居民居住区域高度融合,刻意将艺术生活化。一方面,这会使得活动本身更具有老街区独有的味道。另一方面,尽管相关情境经过了精心创设,但当地居民仍然可以保持原来的生活面貌,无须为了活动受到额外的打扰和影响。

在这些活动的筹划与举办中,有两个理念非常吸引我。第一,他们认为,在活动举办期间,当地居民的便利与利益始终应该被摆在首位。事实上,也很好理解,只有住在街区里的居民觉得舒服了,外来的游客才能够尽兴。第二,他们坚持,活动的策划和举办,必须让居民深度参与其中并因此受惠。他们深信,居民的认可、支持与凝聚力,是街区文化艺术活动得以顺利开展且步入良性发展轨道的基础。简单来说,就是内生于“认同”的畅想才扎得了根。

后来,我一直试图为南昌路寻找一个“高度适配”的文化艺术活动方案,直到我遇到了日本的京都和镰仓。在京都,镰仓的老街区行走,给了我与在南昌路行走时十分近似的感受——静谧,无论怎么逛都很舒服,四处可见的精致直接构成其整体美的一部分。而这两座小城之所以在日本特别有名,与它们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底蕴深厚直接相关。南昌路不也是这么一处所在吗?

更可贵的,无论是京都还是镰仓,其实都从未直接打商业的旗帜。它们实际上就是靠自己的底蕴,来支撑所在城市的活力。这样一种不倚赖商业且不受商业力量左右的活力,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这启发我,要让今天的南昌路更有活力,还是要去追溯它在历史、文化上的渊源,然后通过一种可视、可感的方式来呈现。镰仓有很多艺术馆,有专属于自己的“文学地图”,让很多文艺爱好者如获至宝。南昌路当然也可以有属于自己的历史、文化、艺术地图!

就这样,我跳出了既有的思路局限,想到了要做专属于南昌路的“人文徒步”活动,做“叙忆南昌路口述史展”。自从着眼点往这些方向转,很多想法都变得更容易着手了。



一条路,是一个场所,也是一个媒介。但如何把人们对它的认知、欣赏转化成文化创意新灵感的来源,还需费一番思量。

居民、商家和机构是最好的活动主理人

解放周一:据说,此次文化艺术季期间,“人文徒步”和“口述史展”都很有人气,报名者、到访者都超过预期。

朱伟珏:是的。我也因此深刻体会到,南昌路在地的居民、商家、机构,是我们最好的合作伙伴和活动主理人。

以“人文徒步”活动为例。照理说,这一类活动完全可以邀请建筑学家或是历史系的老师来做,但如果仅仅是那样,就可能无法充分体现公众的参与意识。而这次,由于我们邀请当地的资深居民、瑞金二路街道治理协会监事张家来先生来做向导,他眼中的南昌路就是他生活过的家,他的讲述有很多历史学家、建筑师都未必了解的细节。

又如,在这一次的“口述史展”中,我们从南昌路及周边街区的 91 位受访居民中选取了 8 位,以第一人称为叙述的叙述方式,展现他们普通而不平凡的生命历程。为了配合展览,我们从居民处收集了一些老物件,并邀请物件的主人亲自到展览现场做讲解员,讲述物件背后的故事,对其本人的意义。没想到,居民们对这一创意非常支持。有几位老人多次来到现场进行讲解,这让我非常感动。展览期间,周边居民前来参观的也不在少数。很多老人还带来自己的孙辈一起观展,流连忘返。居民们能够从很多角度见证时代的变迁,无论是到访,还是担纲讲解,都非常有意义。

这里要特别感谢思南公馆的支持。他们不仅为“口述史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场地,也为我们贡献了人流。一些长期参与“思南读书会”等品牌活动的资深文艺爱好者,顺路也来参观了我们的展览。

解放周一:您虽然对引入商业力量非常审慎,但您刚才提到,商家也是最好的活动主理人来源。此次“文化艺术季”特设了“夏日集市”

板块。如何理解这一板块在整个活动中扮演的角色?

朱伟珏:说来非常有趣,“夏日集市”其实是整个“文化艺术季”策划案中首个被确立下来的板块。它的灵感,来自于其中一家商铺的合伙人,他主动找到我,说夏天是逛马路的好季节,能否有一个类似“周末集市”的活动,吸引市民也吸引游客,在休闲、购物的同时欣赏、了解南昌路。方案细化以后,我们发现,这会是一个让南昌路沿线小店更有生机的好机会。

一个街区的功能,在不同时代,会不断发生变化。当下的南昌路可以说正处于一个“半商业街”的状态。一方面,这里汇集了一批特色小店,潮流与新锐,宁静与舒适,在这里相互错位并协调着。但另一方面,这里的不少店家,设计师可以说是一批低调的生活方式创新者、守护者。也许,正是因为这种低调,或者不那么在意是否挣钱,南昌路的商业氛围总有点不温不火的冷清感。大概也因为不那么想挣钱,一旦扛不住经营压力,业态调整在所难免。所以,在言商,商街要有活力,除了要有特色小店,还得留得住特色小店。出于这样一个想法,我们把“夏日集市”确立了下来。

针对南昌路小店比较各自为政的特点,我们采取了商户联盟的方式,将“夏日集市”散布于 10 家志同道合的特色小店中。为了做好这次活动,商家们自己拉了一个微信群,群策群力,谈创意、为活动设计统一标识、协调彼此之间的营销点。我想,如果大家能够借此机会,培养起一种一起行动的协同意识,这会使得作为商街的南昌路未来更有活力。

解一道平衡火候与流量的思考题

解放周一:作为一条老马路,南昌路有自己的历史沉淀,更有独特的气质与格调。这一次,您

的合作伙伴跨越数个领域、来自不同年龄段,“文化艺术季”纵使坚持走低调、雅致的路线,也会给南昌路带来一段热闹的“高光时刻”。怎么拿捏其中的“火候”?您又如何看待“流量”这个问题?

朱伟珏:总的来说,我并没有那么多的顾虑,还是比较天马行空的。这可能跟我的学者身份有关,也感谢南昌路所在街道的基层干部,给予了我莫大的包容与信任。

众所周知,南昌路从来不少文化艺术名人的身影。这里曾经云集了巴金、徐志摩、林风眠、傅雷、钱君匋等文化艺术大家。通过这一次的尝试,我更深有体会,虽斯人已逝,但南昌路的人文底蕴并未消散。它依然是一条有故事、有文化、对热爱生活、热爱审美、热爱哲思的人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的路。

文化艺术季期间,我们开启了“跨界会客厅”,邀请学者、媒体人等各界人士,开展 3 场文化沙龙。从社会反响来看,无论主题是哲学、传播学还是历史学,只要是好的话题,嘉宾和听众完全能够把控得住且互动良好。

从我个人来讲,特别不想把南昌路变成一个过分热闹的地方。我心中的南昌路,就应该以一种比较安静、雅致的方式,自然地生长,始终保持自己的品格,却也能慢慢地为更多人所周知、懂得、敬重。如果南昌路能够有一场知晓度、美誉度上的“爆发”,我也希望这种“爆发”是大家真正了解它、认同它以后的一个必然结果。

说到流量,我也会关注,但不会把它看得那么重要。相比之下,我更珍视的是“积累”。我不希望这一次的“爆发”只是一种短期行为,像一些网红活动那样,一夜爆红却迅速被遗忘。

更何况,一条路,是一个场所,也是一个媒介。我们先默默地把,把南昌路当成一个场所、一个媒介来思考。慢慢地,我相信,我们能够走出一条与南昌路适配、又可以与更多精彩交汇、结合的路来。

链接

“90 后”:从南昌路出发,理解上海

■ 郝孟琪

原来上海人的日常生活如此多面

到了他们大半个人生。

这些居民大多出生在上世纪 20 至 50 年代。他们经历了我们这些年轻人没有经历过的艰难岁月,也产生了不同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心性和观念。说实话,如果让我去住南昌路上的房子,就以现在的平均条件来看,我是不大愿意的。多数居民要挤在几十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每天经过狭窄的楼梯,光线昏暗,还不时要与蟑螂、老鼠打个照面。但是,如何理解这一现实的存在?恐怕最好的方式,就是去读、去了解他们的人生经历。

这里的每一个故事都让我肃然起敬。有些人经历了家庭的由盛转衰,有些人将子女送出国后如今变为独居老人,有些人至今坚持着年轻时期的爱好,有些人面对疾病依然心境平和。每当细览这些讲述者的人生故事,我总会忍不住去想:如果换作是我,我可以做得像他们那样好吗?

虽然住在这里的居民有很多相似性,但是他们的人生却展现出非凡的丰富性。我自己经常被这些丰富性感动,也慢慢地由观他者来反观自身,不断地学习、反思。

南昌路居民张家来老师,希望以居民的视角为大家讲述这里的名人旧居、居民生活、历史建筑。起初,我以为,活动的参与者大部分会是学生。令我意外的是,真正前来参加活动的人不仅年龄跨度大,低于 18 岁、高于 60 岁的都有,且“来历”多元,有建筑设计师、企业高管、科研人员、公务员、学生、退休老人。原来,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对上海弄堂生活都如此感兴趣,包括一些土生土长的上海本地人。

通过此番尝试,我觉得也许以后可以有更多类似的活动,带更多的人真正走进历史街区的当下,实地去感受那些凝固的城市记忆、样貌一直在发生着变化的生活现场。

原来我也可以为这座城市做点事

此次文化艺术季举办期间,我作为环复—南昌路跨界自治会的成员之一,主要负责各类事务的对接,部分策划和一些具体项目的落地。执行团队的成员大多是“90 后”,大家都有干劲。说实话,我以前也参与过一些科研项目 and 学术活动,但这次是我读书以来参与过的持续时间最长

给“有想法”的人更多来到这里的理由

解放周一:于海教授此番受邀参加了“文化艺术季”在思南公馆举办的“学术对话”,与朱伟珏教授、作家陈丹燕一起,聊“在中心城区风貌保护更新背景下,如何保留城市记忆”。当您讲述自己儿时在南昌路一带的记忆、讲到历史风貌保护不能忽略对在地居民生活品质的提升,得到了很多听众的共鸣。用朱教授的话来说,您让这场原本严肃的学术对话“接上了地气”,参与这一次的文化艺术季,您个人最大的感受和收获是什么?

于海:这次对话的举办地离南昌路很近,吸引了不少生活在南昌路一带的居民。另一位嘉宾陈丹燕女士,也在这一带居住,现场分享了很多鲜活的亲身体验,有在南昌路居住的美好,更有在此处生活的困扰和不便。比如,总关不严实的老窗框,到了冬日,把凛冽寒风悉数引入。又如,旧日里修缮不到位的烟道,成了老鼠、蟑螂等“四害”安居的乐园。

说到这里,你会发现,现场的听众都活跃了起来。这提示我们,老建筑、城市记忆的保护,除了会唤起他们绵长的生活记忆,更关联着他们当下的生活品质。当我们在谈论历史街区风貌保护、谈论街区活力与文化氛围营造时,如果一些老房子内部空间的品质问题始终无法改观,我们今天关于老马路、老街区文化复兴的任何讨论,都会变得很奢侈、很小众。也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居民们才能够有一颗从容之心,跟你一块儿来做口述史、来为街道恢复活力群策群力。这是我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对于历史文化街区而言,除了硬的方面要硬,比如刚才说的,建筑内部空间品质要尽可能与居民生活需求与时俱进,软的方面一定要软。

软的方面是什么?我们现在做文化记忆保护工作,包括老街区的文化复兴活动,比较注重对一些建筑硬环境的修缮或保留,比如外立面。但光有这一点是不行的,那只是个“壳子”。

又比如,我们现在做口述史,实际上是为了追忆过去的生活。如果你收集起更多关于过去的记忆,让它变得很丰富,实际上就增加了整片街区的文化价值。这也是资本,文化资本,但是这还不够。

我们还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在老的文化街区或风貌街区里,创造新的文化,创造今天新的流行,音乐的流行,美术的流行,生活方式的流行,学术的流行。换言之,通过整理口述史,通过活化过去的历史资源,来创造今天新文化的空间。我觉得这才是方向。你要让人们通过对这个地方的认知、欣赏,把它作为文化创意新灵感的获得处。

我最近刚从巴黎回来,因为住在中心城区,感触颇多。200 多年前,奥斯曼主持了巴黎改建规划。此后,巴黎中心城区的格局、面貌几乎没有变化。200 多年后,巴黎城市风貌所具有的历史沧桑感,整个街区内各类重要文化机构、高等院校的分布,显示出其在文化上无与伦比的地位。相比之下,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虽不过百余载,但它已然饱含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关键还看我们如何将之活化——让这里的空间,不断有新人进来,有新的有想法、懂学术、懂音乐、懂美术的人进来。慢慢地,这片街区就会越来越有意思,愈形成属于自己的风格。单靠餐饮、文化街区形成不了独有的气候。

另外,文化还可以带来新的元素。现在很多商业空间已经知道要引入小型博物馆、展览等各种文化教育活动。此类活动的定期开展几乎成为一些新兴商业空间的标配。实际上,这么做也给空间品牌和口碑的形成带来非常大的帮助。

我偶尔和同学打趣说:“如果大数据可以计算出一个人最常出现的路,我的结果一定是这两条:四平路和南昌路。”四平路有我的母校——同济大学,我在这里已经度过 7 个年头了。而南昌路是我最近两年一直随朱伟珏老师和同济大学社会学系调研的地方,也是让我逐步认识上海、理解上海的地方。

原来普通人的故事如此非凡

我第一次接触南昌路是在 2017 年的夏天。当时我刚刚本科毕业,确认被保研到同济大学社会学系。那年暑假,社会学系的师生们开展了“南昌路街区口述史调研项目”,手头积累了百来万字口述史资料。朱老师联系我,我希望我通过微信公众号的渠道,将这些资料推送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上海市民故事,保留城市记忆。我猜想大概是因为我本科学的是广播电视新闻学,朱老师觉得我在媒体语汇组织方面比较擅长,但说实话,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微信公众号,也是我第一次听到“南昌路”的名字。没想到的是,公众号一经营就是两年,我从此与南昌路结下了缘。

在这两年中,我“认识”了很多居民。说“认识”,其实是担任“叙忆上海”微信公众号编辑的我,需要翻看所有受访者的访谈实录。每篇访谈一般两万字左右,匆匆读来不到一小时,然而,就在这数十分钟的阅读里,我竟然读

的活动,其间需要和不同身份、年龄的人沟通、协调、合作,挑战不小。

在实践中,我发现了街区活力复兴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矛盾点、联结,发现实现共治是一个美好但不易的过程,社会本身比社会学复杂得多。

对于如何提升南昌路所在街区的活力,我认为“里”“外”两面缺一不可。首先,这里的居民、商户能否认同自己的街区文化,并且愿意通过一些手段、方式来提升其活力,恐怕是最重要的。其次,来自外部的力量也非常必要。引入力量的方式可以包括政府部门支持、有识之士献计献策、社会资源活化与组合、借助名人效应进行传播,等等。但无论如何,在这里的探索,必须得走一些比较“软”的路子,而不是那些太商业化的路子。太商业化的做法,难免破坏这里的原真性。

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我希望自己能够为南昌路贡献一分力量。我身边还有很多年轻人,都有这样的愿望,包括来自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曾在“叙忆上海”微信公众号做了两年小编的冀晋华同学,此次“叙忆南昌路口述史展”的策展人、同济大学城乡规划学博士研究生李紫玥等。最开始,我们都没想到自己会担任如此重要的角色,我们都在不断尝试,做自己从未做过的事。这对于我们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至少让我们看到了自己未来可以为这个社会、为这座城市做一点事的可能。希望未来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作者为同济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叙忆南昌路口述史展”展览总监)